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三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二一三次会议

2018年3月23日星期五上午11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卡格女士	（荷兰）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因乔斯特•霍尔丹先生
	中国	吴海涛先生
	科特迪瓦	塔诺-布崔先生
	赤道几内亚	Esono Mbengono先生
	埃塞俄比亚	阿莱穆先生
	法国	盖冈夫人
	哈萨克斯坦	特梅诺夫先生
	科威特	奥泰比先生
	秘鲁	梅萨-夸德拉先生
	波兰	弗罗内茨卡女士
	俄罗斯联邦	科诺努琴科先生
	瑞典	奥雷纽斯・斯考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艾伦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埃克尔斯-柯里女士

议程项目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18-08140 (C)





请回收



上午11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马克·洛科克先生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大卫•比斯利先生。

洛科克先生和比斯利先生分别从都柏林和瑞士的比尔通过远程视频电话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忆及安全理事会关于其工作方法的最新第507号说明（(S/2017/507)，我谨鼓励各位与会者、无论是安理会成员还是非安理会成员在五分钟之内完成发言。第507号说明还鼓励通报人言简意赅，侧重于关键问题，并鼓励通报人将首次发言控制在15分钟以内。

我现在请洛科克先生发言。

洛科克先生（以英语发言）：从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来，饥荒和极端饥饿一直是人类经历的一部分。然而，在我们有生之年，从人类经历中消除饥荒是有可能的。我谨花几分钟时间，向安全理事会解释我为什么这样认为和安理会如何能够帮助实现该目标。

尽管预测疯狂至极，但是过去几十年来，饥荒的频率和致命性已经降低。这是一个重大成果。发生了什么情况？首先，我们看到，农业产出和生产率大大提高，提供了更多的粮食，并使其更加便宜。过去50年中，从植物育种到防止虫害到储藏到灌溉再到运输，农业的大幅改进使粮食作物的产量提高了三倍，而使用的农业用地则只增加了12%。运输网络、冷链技术的改进、科学以及贸易使得粮食供给更加持续不断和可预测。

这种趋势有可能继续下去。科学和人类的聪明才智有可能继续提高生产率。我们将抓住这种巨大潜能，利用当今的技术和不断增长的需求，在世界上产出不佳的地方开发农业用地。

第二，我们看到全球贫困减少。大量曾经贫穷的人获得购买力，可购买现正生产的大量粮食。如果没有过去20年中的国际行动与支持，包括帮助在一些最贫穷的国家建立安全网体系， 这种情况本不会发生。这些安全网能够随着丰收或歉收而扩大和缩小，已被纳入各国的国内政策框架。这意味着，我们不必面对干旱自然变成饥荒的情况。

尽管世上大多数人的生活改善，面临的饥荒和饥饿危险减少，但是有些人的处境则相反。现在，剩下的饥荒与饥饿危险集中在相对较少的受到大规模、严重和持续冲突影响的国家。世界上近三分之二的饥饿者生活在冲突国家。近5亿营养不良者和世界上1.55亿发育迟缓儿童中的近80%生活在受冲突影响国家。

我在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粮食规划署的同事与欧洲联盟一道于昨天发布了一项新研究报告，确认冲突——往往随着极端气候冲击和主要粮食价格上涨而加剧——现在是全球粮食无保障状况的主要驱动因素。这包括去年存在饥荒风险的四个国家。在这些国家，只是借助国际社会齐心协力，饥荒才得以避免。

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去年的经验，以更多的资助和更好的准入维持并扩大我们在这些国家的努力。与此同时，我们要继续将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努力与更长远的发展努力结合起来。我们还必须借鉴人道主义系统的广泛经验。过去几十年来，这一系统变得效益更大、效率更高、所获资助更多。

我们吸取了一条难得的经验教训：在饥饿与死亡之间，存在着疾病。我们的对策变得更加专业和更加统筹兼顾。过去，我们注重粮食、水和住所，而现在，除此之外，我们还顾及健康、营养和教育。

受冲突影响的民众多数生活在农村地区，但南苏丹粮食主产地赤道诸州几乎空无人烟，因为农民已逃往乌干达。在城市，作战人员阻碍其他食品生产、运输和向广大民众发送，从而令食品更难获得，造成食品价格上涨。平民不堪折磨时，往往被迫逃亡。一旦民众流离失所，不论对于流离失所者还是对于收容他们的社区——这些社区的民众自己往往正在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粮食无保障状况都会加剧。饥饿是流离失所和冲突恶性循环的明显必然结果。

在这些情况下，作战人员的行为往往残暴。人道主义准入——不论是机构向民众提供援助的准入，还是民众获得援助的准入——往往很难获得或者遭到拒绝。在某些情况下，饥饿被用作战争策略。交战各方破坏或摧毁供水系统、农场、牲畜和市场。粮食销售者和贸易者面临遭到抢劫的风险，并需要付出堪称极为高昂的成本，才能让顾客获得粮食。

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宗旨是在武装冲突中保护民众免遭饥饿。区分、适度和谨慎等基本规则有利于保护食品生产和销售所需的民用物体。国际人道主义法非常明确：它禁止袭击、摧毁、移除平民生存不可或缺的物体或使之变得无用；它要求尊重和保护人道主义人员和资产；它要求冲突各方允许并协助为困难平民提供不偏不倚的人道主义救济，要求它们确保人道主义人员有通行自由，可以开展拯救生命的工作。

虽然冲突各方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负有首要责任，但所有国家都有义务确保该法得到遵守。安全理事会成员对冲突各方具有影响力。安理会有手段调查违反该法的事件。当该法遭到违反时，安理会还有手段加强问责。

人道主义援助无法解决冲突。我们都知道，和平与政治解决能够打破冲突和饥饿的恶性循环。安全理事会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换言之，安理会能够帮助防止饥荒再度发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洛科克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比斯利先生发言。

比斯利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在这个数字化世界，能够通过视频与你一起参加会议，真是太棒了。看到你，我总是感到愉快。在安全理事会面前发言，我感到极为荣幸。听到我的朋友马克·洛科克发言，我很高兴。他以及他在建立应对冲突、战争、饥饿以及我们日复一日面临的其他问题所需的团队和联盟时所表现出的精神，的确令我敬重。我在约一年前担任这一职务后，访问了逾36个国家，其中有些国家访问了许多次。我看到的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截至昨天，我们报告的都是极坏的消息。正如马克所言，当今世界竟然有饥荒，毫无理由。当今世界竟然有饥饿，确实毫无理由。现在我们有300万亿美元财富可用，但战争和冲突却以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方式驱动饥饿。事实上，正如安理会成员清楚了解的那样，饥饿人数已从7.77亿人上升至8.15亿人。但令人非常不安的是，即使我们在一些国家，例如南苏丹、索马里、也门和尼日利亚，特别是尼日利亚东北部，得以避免饥荒，但我们现在有三个国家再次濒临饥荒。发生这种情况，绝对骇人听闻。

但是，过去三年我们看到严重饥饿者——那些真正迈向挨饿边缘者——人数从8000万人增至1.08亿人，再从1.08亿人增至1.24亿人。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向8000万人提供足量的口粮。世界粮食规划署现有资金约为60亿美元。仅向1.08亿人——远远少于1.24亿人——提供援助，我们就需要90亿至100亿美元。但是，今天我们必须问一问我们自己，是什么东西在驱动这一极高的饥饿率？正如马克明确指出的那样，是人为的冲突。我在此代表设于罗马的各机构发言，明白到2030年我们确实能够消除世界上的饥饿，但只要存在冲突，我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让我描绘两幅图景，用以说明，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不加预防，情况会越来越糟。这是我仅几周前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所说的话，在那里我见到过今天在本会议厅的许多安理会成员。例如，当我们审视像叙利亚这样一个拥有大约2000万人口、正在发生动荡和冲突的国家时，我们从所进行的研究和调查中得知，饥饿人数每增加1%，移民人数就增加2%。同样非常明显的是，叙利亚人像任何其他境内流离失所者一样，在离开本国之前会在国内流动两次、三次或四次。比如说，在叙利亚境内为一名叙利亚人提供粮食所需成本为每天约50美分，这几乎是正常成本的两倍，因为战争成本造成额外运输和物流成本。顺便指出，由于冲突，仅从运送粮食角度看，我们就多付出10亿美元额外成本。但是，言归正传：在叙利亚境内为一名叙利亚人提供粮食所需成本为每天50美分，而在欧洲，不论在瑞士、德国还是任何其他地方，为一名难民提供全部人道主义支助所需成本则为每天50欧元。

正如我今天告诉各位朋友的那样，如果各位领导人，无论身处世界何地，但特别是欧洲领导人，认为对移民问题——来自一个有2000万人口的国家的一些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分子已经渗透到欧洲，伊黎伊斯兰国南下进入有5亿人口的萨赫勒区域广大地区，并与博科哈拉姆组织、青年党和基地组织狼狈为奸——难以接受的话，那我们就不能继续采用老办法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人道主义资金，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发展资金，来处理冲突中的饥饿问题，因为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显然相互联系。因此，我们看到，我们必须未雨绸缪，作为一个团队共同努力，更好地协作和协调。例如，我们每天为将近8000万人提供粮食。在萨赫勒区域广大地区，我们每天为数百万人提供粮食。

我们知道，仅去年一年，在我们为其提供粮食的约80万人中，10多万人参与了“粮食创资产”方案。这意味着什么？正如马克可以告诉大家的那样，一天要养活大概80万人，得学很多东西。你要倾听民众的意见；他们会听到一些事情，也会告诉你一些事情。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

伊黎伊斯兰国和恐怖主义团体想把粮食用作招募武器和战争武器——正如马克所说，毁灭性武器。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乃至联合国和我们在全世界的捐助者应当将粮食用作重建的武器、和平的武器、使人们走到一起的武器。

我仅谈谈我们在参与“粮食创资产”方案的1000万民众身上所取得的一些成果。这说明由于各种原因——是的，包括恐怖主义，还有气候影响——而受到严重影响的地区，如果具备了可持续性和抵御能力，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看到大萨赫勒地区遭受旱灾影响的地区以及那里发生的情况；不只是大萨赫勒地区的情况，还有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等地的情况。

我还没有碰到不想改善其社区和生活状况的任何受益者。他们不只希望获得可以拯救生命的支助，而且也希望获得可以改变生活的支助。仅去年，我们就对8 000多公顷土地进行了再造林。137 000多公顷土地还有5 000多个池塘和浅井得以复原。11 000多公里的公路以及通往集市和用于通行的支线公路得到重建和修复。

问题是，这不只是民众温饱问题，这项工作也增强了他们的抵御能力。母亲们会解释说，他们不希望看到自己的丈夫加入伊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博科哈拉姆组织或青年党。但是，他们也会告诉你，他们幼小的女儿或儿子已经两周没吃饭，所以丈夫只好加入。因此，他们之所以屈服是因为处境脆弱，没有抵御能力，也没有可持续发展。但是，当我们有效开展方案时，就可以建设可持续发展和抵御能力，给予家庭以机会——不仅可以拯救生命，而且可以改变生活和给予机会。就会发生了不起的事情，而这会最大程度减少极端团体在这些非常脆弱领域的影响。

我仅举一例。就在两周前，我与农业部长进行了交谈——我们大家都知道，大萨赫勒地区存在气

候影响问题——他告诉我说，撒哈拉正以每年1.5公里的速度侵蚀草场、绿地和农田。这是什么意思呢？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牧民现在不得不随之后退1.5公里，才能为牛羊等牲畜找到草地，而这意味着会与农民发生更多冲突。我们看到冲突继续破坏局势的稳定，极端团体正试图利用这种情况。

因此，我恳求安全理事会首先帮助我们开展这些斗争。我认为安理会有机会开展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工作，对世界产生影响，因为我们面临着联合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我认为，这个议事厅内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可能在某些问题上——但不应该在所有问题上——存在分歧。让我们共同努力，结束冲突。让我们共同努力，确保我们能够获得提供人道主义和发展支助所需的机会。我们如不这样做，就永远解决不了世界饥饿问题，因为饥饿与冲突直接相关，冲突也与饥饿直接相关。

我想，马克和我或许可以答上几个小时的问题，就这个问题中肯地讲上一整天，但我要感谢主席女士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作简短发言，让安理会知道我们每天在当地看到的情况。安理会的支持对于我们继续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比斯利先生的通报，并以本国代表身份感谢两位通报者讲述令人信服的故事和看法以及发出明确的行动呼吁。

我现在将以荷兰王国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大臣的身份发言。

我要再次向马克·洛科克和大卫·比斯利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全面而翔实的通报。

非常清楚的是，饥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冲突：人为冲突。数十年来，遭受营养不良和饥荒的人持续减少，但今天我们面临危险的挫折，危及可持续发展目标2，即世界零饥饿。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在发生：饥饿再次呈上升趋势。

去年，秘书长呼吁安理会采取行动，应对不下四大新饥荒，即索马里、南苏丹、也门和尼日利亚饥荒。这些饥荒直接威胁到2 000万人：男女老少。粮食不安全的这些例子和其它例子都有且只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因素，那就是冲突。

在我们物质丰富以及科技和大数据风行的世界上，饥荒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饥荒只要发生都是人为的，它发生在人们相互戕害的地方。令人遗憾的是，所谓人为饥荒几乎成了同义反复。

虽然我刚才提到的四个国家勉强躲过了全面饥荒，但许多人仍然极度缺乏粮食安全。这给区域稳定带来严重风险，因为冲突和饥饿不分国界或边界。饥饿和冲突加剧将导致移民增多，迫使民众流离失所，并给该区域内外的收容国带来严重压力。这种现象发生在二十一世纪这个享有无与伦比的进步、技术可能性和财富的时代是可耻的。

如果说人是冲突局势中饥荒和粮食不安全现象的主要原因，那么人肯定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意味着制止饥荒要靠政治意愿。

武装冲突在许多方面影响粮食安全。在现代战争中，我们看到农作物遭到破坏，面包店被烧毁，集市遭到袭击。我们看到冲突各方蓄意不让有需要的平民获得粮食援助。我们看到滥杀无辜的轰炸破坏了粮食来源，使平民无法安全获取粮食。我们在太多地方都会经常看到这一点。

我最近访问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卡塔尼卡营地，一位年龄较大的女士告诉我，她全家不得不抛下一切逃离村庄。他们没有足够的粮食，而且再也不能够自产粮食。回到其原籍所在村庄是不可能的：一切都已被毁。

在南苏丹，军队检查站阻止援助车队抵达目的地。专家小组的最新报告毫不含糊地指出，饥饿在那里被用作战争武器。

在叙利亚其它地方，我们目睹了当代不可想象的情况。马克·洛科克副秘书长2月28日在向安理会

通报时说，人道主义援助如果无法进入，“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饥饿和疾病比轰炸和炮击造成更多民众死亡 ”。 （见S / PV.8195，英文第3页）

在也门，我们也看到拒绝提供准入给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的民众造成严重后果。

显然，问题不是缺乏规则，而是交战各方始终没有遵守这些规则。这是导致冲突中平民遭受更多痛苦的原因。

我们国际社会一起同意规范战争行为：在冲突中尽可能避免伤及平民，并首先尊重其做人的尊严。蔑视战争法则不仅使这些规范沦为空谈，而且也削弱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本身。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冲突造成的饥饿以及饥荒反映了我们的集体失败，安理会有集体责任来处理该现象并防止其今后发生。为此，我们需要一项详细的行动框架。

首先，我们应该重申过去70年所确立的准则：禁止将饥饿作为战争手段，保护粮食生产所需的民用物体，以及最重要的是保障人道主义准入。交战各方必须尊重和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因为它界定了我们的人性。我们不能允许这些规则遭到破坏。

第二，我们应该坚决反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对违反国际法的人员，必须追究其责任。这项工作可以在国家管辖范围内完成；但是，如果这种管辖权无法付诸实施，国际机制就可以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最严重的案件应该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

第三，我们应该加大力度防止冲突中出现粮食不安全的现象。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拥有发布预警的手段和技术，它们定期提出报告。在冲突局势中，安理会需要尽早采取行动，不仅要确保人道主义准入，防止冲突在短期内加剧粮食不安全状况，而且还要拯救社会免遭一代儿童陷于饥饿的危险。因此，我们需要安理会的持续参与。

最后，人道主义援助本身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答案，它从来都不是。只有政治解决方案才能真正结束痛苦。这是安理会最重要的任务。

饥饿是最容易避免的灾难，也是最令人发指的战争方法。我们有义务确保让平民忍饥挨饿的现象成为过去的罪行，这种做法应当被禁止，而且应当受到惩罚。我希望得到与会者的支持，并期待着共同努力实现这一重要目标。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塔诺-布崔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主席女士，科特迪瓦感谢贵国召开关于冲突和饥饿问题的本次重要讨论会。鉴于世界上发生众多冲突并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安全理事会非常重视这个极为重要的议题。科特迪瓦还感谢洛科克先生和比斯利先生就此议题作了通报。

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非联合国人道主义组织、国际媒体和人权组织没有一天不在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向本组织和安理会就饥饿和粮食不安全问题发出紧急呼吁。令人遗憾的是，2017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的最新报告描绘了特别令人震惊的情况，它用证据清楚地指出，武装冲突、饥饿和粮食不安全具有明确的相关关联，并呼吁我们以良知来承诺采取集体行动，解决持久的冲突。该报告指出，在全世界面临食品不安全和长期营养不良的8.15亿人中，有4.89亿人生活在发生冲突的国家，这包括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

我国代表团认识到武装冲突和饥饿密切相关，同时也认为，查明冲突的根源和性质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持久的解决办法。当然，找出办法解决冲突的根源和各种原因，是防止爆发冲突和减少粮食不安全风险的最佳途径。有鉴于此，会员国必须继续努力促进民主、法治和包容性发展，打击腐败，其利益将惠及全体民众。

至于联合国，它必须继续坚持不懈地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鼓励会员国在制定政策时将粮食安全作为优先事项，制订一项农业政策，要求优先作出

有针对性的投资，以期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这些农业政策还必须考虑到赋予妇女权能，妇女可以在加强粮食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消除饥饿是一项集体责任，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在上游与所有可能导致贫穷和粮食危机的因素作斗争，因为贫穷和粮食危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实际威胁。

令人遗憾的是，陷于冲突或者被长期政治危机削弱的国家将很大一部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开支，损害了农业部门，而更有针对性的投资有助于提高对粮食不安全和饥饿的抵御能力。此外，大批人口流离失所导致人口高度密集，武装冲突和暴力导致水资源和耕地过度开发和枯竭，加剧了环境压力。

事实证明，过去40年来乍得湖流域的水量减少了90％，令人震惊，自2009年博科哈拉姆组织叛乱以来，已有200多万人流离失所。不可否认的是，在受到气候变化严重影响的背景下，这种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加剧了东道社区和难民之间在控制耕地方面的紧张关系。

由于冲突是导致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认为，必须努力加强国家和区域行为体对危机的抗逆力，在非洲大陆尤其是如此。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各国间的合作，以期改善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民众的生活条件。

向面临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的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一项神圣的权利，不尊重这种权利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因此，对于阻碍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人员，必须查明其身份并由国际法院追究其责任。冲突各方必须确保尊重人民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的权利，这意味着开放和保护人道主义走廊对于提供这种援助至关重要。

最后，紧急人道主义救济若要取得实效，除了要与长期发展目标相挂钩，还必须与参与人道主义行动的机构开展协调，以解决青年就业和社会凝聚力等结构性发展挑战。

梅萨-夸德拉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召开本次会议，并感谢马克·洛科克先生和大卫•比斯利先生的通报以及为本次会议编写的概念说明。我们特别要欢迎荷兰外贸和发展合作大臣西格丽德•卡格女士与会。

秘鲁深为关切地注意到世界各地和饥荒中的人道主义危机增加，这威胁到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如也门、索马里、南苏丹、尼日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以及萨赫勒和叙利亚部分地区的数百万人。显然，当今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发生的冲突具有越来越大的破坏性和复杂的人道主义后果，并且是饥荒惊人增加的主要原因。同样清楚的是，饥荒、极端贫困以及一般机构的忽视可能成为冲突的根源。它们创造了有利于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条件，以及有利于武装团体招募青年和儿童的条件。

贫穷与饥饿、暴力与冲突的恶性循环体现在人类脆弱性急剧增加上。儿童特别容易受到营养不良的影响。妇女为了食物而遭受性勒索以及其它虐待行为。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带来更多挑战。

阿马蒂亚·森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论文表明，善政和问责制可以预防饥荒。这一观点也符合可持续和平的概念，其目的是建立包容性机构，以预防冲突并解决其根源。就此而言，我们认为促进劳动密集型农业发展是确保粮食安全并防止冲突爆发、升级和再次发生的关键，在农村地区尤其如此。

我们强调联合国系统需要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行动，特别是在人道主义援助行动、支持实地可持续发展及维和行动等方面。粮食援助必须尽可能依靠当地生产的食品。

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安理会有责任确保受冲突和饥荒影响的地区持续、安全、迅速和不受阻碍地获得援助。这包括进口必需品及保护其分发所需的民用基础设施。

除了促进政治解决冲突外，安理会还必须对涉及阻碍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的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

为，以及将饥饿作为战争武器的残暴罪行作出坚决反应。为此，秘书处应系统而及时地向安理会通报与冲突相关的饥荒风险以及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的障碍并查明责任人。这应该在正当程序的框架内启动具体的制裁，包括刑事处罚。我们还认为，应该由妇女分发食物，以防止性勒索和其它虐待行为。

最后，我们希望表示欢迎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努力，并指出立即支付所承诺的资金的紧迫性。我们还想强调联合国系统和其他机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专业精神和承诺。

阿莱姆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我们很高兴看到你主持这次通报会。我谨感谢副秘书长马克洛科克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大卫•比斯利分享他们对冲突与饥饿的联系的看法并介绍他们在实地的经验。我们要感谢他们和他们各自的机构和方案一直在做的非常出色的工作。

我们认识到，缓慢和突然发生的灾害，包括气候变化的影响，仍然是世界不同地区粮食不安全和饥饿的主要触发因素之一。正如《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以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承认的那样，灾害引发的粮食不安全和饥饿对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产生影响，并需要在强化国际合作支持的支持下找到面向发展的解决办法。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应该继续在其主要论坛，特别是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内得到审议。

未解决的冲突和武装冲突各方采取的某些措施也继续加剧世界不同地区的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状况。在解决一些紧迫的冲突局势方面缺乏进展也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包括饥饿和长期粮食不安全。我们认为，安理会的重点，包括今天的通报和可能的后续行动，应局限于冲突加剧的饥饿和粮食不安全。在这一方面，我们想强调以下五点。

第一，防止世界不同地区冲突加剧的粮食不安全和饥饿，需要解决冲突的根源并找到防止冲突进一步复发的持久解决办法。安理会必须利用所有可用的工具，包括通过加强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接触，以期防止和解决世界不同地区冲突的根源。在这一方面，当然，如果安理会内部没有某种程度的团结，就无法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由于一再重复，这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却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

第二，在找到持久解决冲突根源的办法之前，向平民提供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援助仍然至关重要。虽然认识到发展行为体和面向发展的解决办法在冲突局势中的作用极为有限，但人道主义行为体确实在应对复杂局势中的粮食不安全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确保人道主义准入已成为一项重大挑战，并且一直是我们在审议各种冲突局势时持续讨论的问题之一。在若干局势中，安理会一直在努力促进人道主义准入。在这一方面，不能否认政治分歧已被证明是主要障碍，同时要再次强调需要把安理会的团结放在优先地位。面对深刻的政治分歧，我们如何能够优先处理人道主义悲剧、饥饿和饥荒。这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似乎是极其不言而喻的主要挑战。

第三，维和特派团继续在安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促进人道主义准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还必须指出的是，多年来缺乏资源或资源有限影响了维和特派团为此发挥的作用，从而限制了它们对旨在预防冲突引起的粮食不安全和饥饿的努力所做的贡献。我们认为，这需要安理会予以进一步审议。

第四，安全理事会可以利用武装冲突中的儿童问题工作组等一些附属机构或已获授权的制裁委员会来减少和防止冲突引发的人类苦难、饥荒、饥饿或粮食不安全。

最后，我们认为，尊重联合国各机构之间的互补原则，对于确保本组织各支柱实现《联合国宪章》所载目标至关重要。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谨慎态度，避免将讨论过度铺开，要将其范围限于因冲突而加剧的饥饿和粮食不安全问题上。有鉴于此，将饥饿作为战争武器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应予以强烈谴责。

因乔斯特·霍尔丹先生(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欢迎荷兰外贸和发展合作大臣西格丽德•卡格女士阁下今天出席会议。同样，我们感谢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马克•洛科克先生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大卫•比斯利先生的通报，我们谨借此机会表示坚定支持他们所做的重要工作。

粮食不安全和世界饥荒的危险无疑是我们大家都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参与和联合行动，以便通过采取贯穿各领域的综合措施来防止和减轻这些问题，特别是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然而，饥荒造成的困境之所以更令人担忧，是因为这种困境之所以持续存在，其起因之一和主要因素是武装冲突和人为暴力，是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就后者而言，一个悲惨例子是，有740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的风险，他们生活在冲突地区，主要是非洲和中东地区。不幸的是，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统计，还有其他受害者，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家园和谋生方式，逃离暴力局势，使已经令人震惊的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陡然剧增，在全世界已超过6500万人。

一方面，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不断流动，无疑导致了农业活动的停止和生产周期的崩溃，造成土地和牲畜流失，从而影响了基本食品的可持续供应。另一方面，这也对接收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社区和国家产生严重影响，因为这些社区和国家要确保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生存，并为他们提供充足的食物。在某些情况下，使脆弱局面更形恶化的是，参与冲突的行为体和冲突各方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对进口粮食和基本人道主义援助以满足人民需求的道路、港口和机场实行任意限制，并将人道主义援助作为军事目标，对此种行径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予以谴责。武装冲突还造成大量土地受到战争遗留爆炸物的污染，而这些土地本可用于农业生产。

我们必须看到，冲突带来的高昂人道主义代价与实施旨在发动战争的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军事开支息息相关，这令人遗憾地造成贫困永久循环，对人民产生直接的影响。显然，冲突地区存在饥荒并不是因为缺乏获取粮食的资源，而是各方缺乏解决分歧的政治意愿。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呼吁安全理事会和本组织广大会员国保持统一和坚定的立场，谴责暴力和好战行为和大规模行动，此种行为和行动使当前冲突更形恶化，造成有害的不稳定局面，威胁数百万无辜人民的生命。

正如执行主任比斯利早些时候指出的那样，玻利维亚明确认为，避免和制止战争、冲突、饥荒、人道主义灾难永久性恶性循环的最佳途径主要在于预防。为和平解决争端而有效开展调解、谈判、预防和调解，优先采用《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和第八章所载条款，对推动关于冲突、其根源及其可能后果的分析和全面辩论来说不可或缺。显然，必须将预防作为服务于人民的资产，以加强而不是削弱或减弱国家。因此，我们认为，利用关于粮食不安全和饥饿问题的报告和通报，包括关于冲突地区的现况报告，例如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出版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和欧洲联盟委员会昨天提出的关于同一主题的报告，是对那些危机可能恶化的潜在局势早期预警和进行预防的有用工具。同样重要的是，联合国各具体机构要在各自任务范围内，与负责监测粮食供应水平的各机构和方案协调工作，特别是在冲突地区，以便以跨领域方式作出规划，加强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各种努力，确保冲突后的复原力。

最后，我们强调2017年8月主席声明S / PRST / 2017/14的内容，其中重申秘书长就人道主义局势和对策，特别是关于受冲突影响地区发生饥荒的风险所提供的报告，对于制定和实施预防机制来说极为重要。

奥雷纽斯·斯凯于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正如我们今天上午所听到的那样，世界上遭受粮食不安全的妇女、男子和儿童的人数正在增

加。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因战争和冲突而支离破碎的地区。我们每天都在安理会目睹这种情况。正如今年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这并非是互不相干的趋势。冲突与饥饿之间存在明确、不可否认的联系。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急需援助的人中，有7400万人（占60%）居住在18个国家，在那里，冲突和不安全是粮食不安全的主要驱动因素。冲突往往也阻碍了人道主义通行。与此同时，粮食不安全可能引发冲突，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正如我们今天早上从洛科克先生那里听到的那样，饥饿今天被用作战争武器。

因此，我首先感谢主席国荷兰，并感谢你主席女士今天组织召开关于这个重要问题的会议，如果我们要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就不能忽视这一问题。我还要感谢副秘书长洛科克和执行主任比斯利今天直率坦诚的通报。他们清楚地概述了他们及其合作伙伴在寻求满足世界各地那些陷入相互加强的冲突与饥饿双重困境的人们的需求时，每天面临的各种挑战。他们还指出了安理会有效履行职责的机会。

去年，秘书长来到我们这里，警告说有二千万人有遭受饥荒的危险。作为回应，安理会听取了他的预警并尽早采取行动避免发生灾难。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设法避免了饥荒，我们展示了安理会必须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正如我昨天在关于乍得湖流域的通报会上所说（见S / PV.8212），我们的行动只是处理了这种危机的紧急症状。世界各地数百万人的情况依然十分危险。例如，在南苏丹，旷日持久的冲突导致了饥饿的惊人增长。尽管可能避免了绝对饥荒，但许多人正在遭受饥荒般的状况。妇女和儿童特别容易受到伤害，而妇女往往是第一个为家庭其他成员让出自己食物的人。持续的战斗和流离失所扰乱了种植和收获，这意味着来年粮食将再次减少，从而使其更加负担不起。

经济崩溃加剧了粮食不安全。现在有7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即使有粮食可以供应，人道主义工作者也随时准备作出反应，但由于进入渠道受到限制，对有需要的人的援助仍受到阻碍和拒绝。现在此种恶性循环已广为人知，而且很常见。在索马里，暴力和冲突加上严重的干旱，继续造成大规模流离失所。拒绝准入正在阻碍作出有效回应，将援助送达620万人之手。在也门，人道主义援助交付的中断和受限正在影响急需人道主义援助的2220万也门人。显然需要采取更果断的长期行动。安理会应如何回应？

首先，安理会的作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就需要预防冲突，切实努力停止冲突并协助保持和平。预防冲突需要积极主动地处理妨碍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的更深层次的潜在风险。为了有效解决冲突的根源和复杂的驱动因素，例如今天所讨论的根源和驱动因素，我们必须更好地了解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机构关于粮食不安全的定期报告和早期预警迹象，有助于突出显示冲突与粮食不安全之间的联系。然后，安理会可以采取更积极主动的行动预防人类的痛苦。

第二，安理会还可发挥重要作用，维护并确保尊重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这包括呼吁武装冲突各方确保平民和包括粮食生产和分配所必需物品在内的民用物体受到保护，并在发生不遵守这些基本规范的情况时坚决谴责冲突当事方。冲突各方不得攻击或损毁粮食、农业区、农作物、牲畜、饮用水设施和用品等物品。

确保遵守国际法的另一个基本要素包括确保快速、安全和畅通的人道主义援助准入，将物资送达需要者之手。任意拒绝向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以饥饿作为一种战争手段是非法和不可接受的。正如今天前面的发言者所说，追究违反这些基本准则的责任至关重要。安理会必须充分发挥作用，确保其要求得到遵守。

充足和灵活的资金对于迅速有效的人道主义响应也必不可少。瑞典是中央应急基金和所有联合国人道主义呼吁的长期捐助国。我们呼吁其他国家作

出贡献，确保有足够的资金为有需要的平民提供在时间上有紧迫要求的援助和保护。然而，人道主义援助只应是解决眼前危机的短期办法。要打破饥饿与冲突的恶性循环，我们必须为建设可持续和平投资，让农民能够返回自己的土地重建生计，恢复可持续、有复原力和包容性的粮食系统。

最后，秘书长去年托付安理会的职责远未完成。在瑞典协助于去年8月通过的主席声明（S/PRST/2017/14）中，安理会承诺与秘书长合作，寻求一切可能的途径结束冲突，并采取行动避免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出现饥荒。我们期待秘书长继续提供这方面的最新情况。理事会必须继续处理该问题并考虑采取进一步行动。

艾伦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今天，我们的通报人敲响了警钟，警告我们，冲突造成的饥饿严重程度激增。但这并非第一次。一年多前，秘书长提请安理会注意全球饥饿长期趋势的变化：当时这种趋势十年来首次升高。他指出局势十分危急。联合国预测会同时发生四场饥荒，威胁到2000万人的生命。捐助者的慷慨捐献以及人道主义和发展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和地区政府的行动防止了饥荒本身的发生或至少遏制了饥荒。

但我们应了解情况。过去一年，苦难和饥饿增加。在当今世界，每九人中就有一人营养不良，即共有8.15亿人营养不良，比去年增加3800万人。冲突是饥饿增加的主要原因。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60％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在全球1.55亿五岁以下发育不良儿童中，近75％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最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受饥饿的影响最严重。这些统计数字表明，过去一年我们为减少饥饿而采取的行动还不够。正如我们的通报人所明确指出，如果我们希望结束这场严重的饥饿危机，我们就必须研究和解决其根源。

去年8月，安理会通过了一项主席声明（S/PRST/2017/14），首次承认饥饿与冲突相互关联。这是向前迈出的一步，但它只为我们提供了一半情况。安理会在该主席声明中深为关切地强调：

> “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暴力会造成破坏性人道主义后果，有碍作出短期、中期和长期有效人道主义响应，因此也是发生饥荒的一个主要原因”。

读起来好像饥饿只是战争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或冲突性质变化的副产品，但情况显然并非如此。饥饿无需是战争的产物。我希望我们可以在安理会今后的文件中明确这一点。我们必须理解并承认问题的本质，以便采取必要的集体行动，打破冲突与饥饿之间的致命联系。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安理会有三个关键责任领域。

首先，我们必须加倍努力，预防和解决冲突，建设和维持和平。其次，我们必须维护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我们正在迅速接近新常态，即交战各方认为摧毁农作物、破坏市场以及攻击供水点、医院和学校是可以接受的。十分常见的是，对加剧饥饿负有责任的国家行为体和冲突其他各方往往缺乏问责制。第三，我们必须积极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准入。在安理会处理的几乎所有危机中，人们被剥夺或无法获得基本援助，而最脆弱的人群往往受影响最严重。安全理事会能够并且必须发挥关键作用，使民众能够安全、不受阻碍地迅速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必须与国家和地区当局合作，施加外交压力并坚持取消准入限制。我们还必须追究任何违规行为的责任。

在应对危机时我们必须进行创造性思考。例如，为了客观确定最严重的阻碍准入案例，我们可以使用一种模型，根据所提供的医疗保护和教育满足需要的程度，而不仅仅根据援助车队的数量，说明准入情况。我们还可以在设计安理会授权的制裁时，更经常地将拒绝准入包括在内。

主席女士，我们非常感谢你和荷兰王国召开今天的会议，因为会议的内容涉及联合王国——第三大人道主义捐助国——深感关心并深入参与的

主题。我们面临的挑战规模显而易见。饥荒的威胁依然存在。在一个富裕的世界，有8.15亿人仍在挨饿。他们的饥饿被用作战争的武器。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利用我们掌握的工具向世界表明，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在座各位绝不接受。我们必须寻求问责制，阐明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的后果。

奥泰比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女士，我们谨感谢荷兰王国召开今天会议，并祝贺你主持会议。我们也感谢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马克·洛科克先生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大卫·比斯利先生的全面、重要通报，感谢他们所领导的机构不懈努力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特别是考虑到过去十年世界各地的暴力冲突不断增多。这种努力在无粮食安全的国家明显可见。数据显示，2017年有51个国家1.24亿人严重缺粮。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发表的《2018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严重缺粮人口比前一年增加1100万。

一年多前，即2017年2月21日，秘书长致函各会员国，强调世界粮食危机及尼日利亚东北部、索马里、南苏丹和也门可能出现饥荒。他还警告说，若不采取果断行动，在六个月内，这些国家逾2000万人口将面临饥荒危险。因此，安理会开始加大对其议程上许多国家发生饥荒危险的关注。2017年8月9日，安全理事会发表主席声明S / PRST / 2017/14，对饥荒危险表示严重关切，呼吁会员国提供必要的资源和资金，以避免危机。国际社会迅速响应秘书长的呼吁，至2017年10月秘书长在安全理事会上发言（见S / PV.8069），回顾有关饥荒危险的最新发展及世界粮食危机时，捐助者已经提供所需资金的约70%。科威特国也积极响应，捐款1 500万美元，用于解决尼日利亚东北部、索马里、南苏丹和也门粮食安全危机。在今天会议上，我谨强调饥饿与冲突两者间关系的三个主要因素：预防、守规和紧急行动。

关于预防，我们认为，解决饥饿和粮食危机必须以人和道义要求为主要动机。没有让人民或群体死于饥饿的道义理由。秘书长预先警告防范人类灾难，是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之间互动的良好事例，也是提前预警以防止发生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尤其是冲突驱动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的重要实例。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迅速有效地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有助于防止今后出现与饥饿有关的危机。我们还应当着重解决诸如贫困、失业、气候变化和不平等等问题。因此，把消除饥饿定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首要目标之一不足为奇。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因为现今世界资源充沛。

关于守规和紧急行动，遵守国际法对于打破冲突与饥饿的联系至关重要。我们应该鼓励和强化在冲突局势中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安全理事会可采取若干行动，以确保在会员国未履行义务时守规，包括鼓励冲突各方遵守国际法及相关决议，把保护平民列入维和行动的任务规定，建立公正的调查和问责机制。在明显违规和无视此类决议和国际法时，饥饿和贫穷将增加民众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而一旦建立和平，人道主义援助需求则将减少。冲突和纠纷是许多苦难的人为原因。资源、土地和权力之争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政治解决、加强预防性外交和处理问题根源是最佳解决办法。

尽管我们共同努力防止某些国家出现严重饥荒，但饥饿和粮食安全危机仍在继续。世界各地千百万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基本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饥饿危机彰显，必须更好地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增强联合国预警机制。科威特国随时准备与其他会员国一道为国际努力作出积极贡献，以全面解决世界各地与冲突有关的饥饿问题。

科诺努琴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女士，我们谨欢迎你主持今天安全理事会会议。我们感谢主管人道主义事务马克·洛科克先生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大卫 •比斯利提供通报，评估身陷冲突的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和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继安全理事会去年8月发表主席声明S / PRST / 2017/1后发布的报告。

这些报告正确地指出，武装冲突虽然无疑对确保贫困人口粮食安全的能力产生不利的影响，但绝不是世界饥饿人口不断增加的唯一原因。然而，我们看到有些国家明显希望在安理会工作中乃至各种工作中强化和宣扬冲突与饥饿的联系。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有问题，主要因为，在实践中，它实际上淡化了造成粮食不安全的主要驱动因素：世界粮食价格波动，全球经济停滞不前，获得农业和农工业技术的机会不平等，缺乏投资，可持续消费和生产领域进展疲软，气候条件不利和其他因素。没有理由忽视这些因素，特别是其肇因。

对此有人争辩，强调冲突有利于严格遵守安理会职权。如果这确实是那些同事的指导目标，我们只能欢迎，因为我们自己也一直反对增添安理会职权范围之外的问题，使安理会议程超负。然而，我们参加了一系列有关饥饿与冲突间联系的讨论，研究了支持安理会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的论点，并得出结论：若要有效，这一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每个冲突都有不同的特点、参与者、实际情况和解决方案。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几无可能拿出某种普遍方案—或者说灵丹妙药—来解决这种情况下的粮食安全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听到任何突破性的想法。基本上，所有建议都归结为肯定和重申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原则，但是这项工作已经在国别专题框架内实施。在此情况下，附加价值在哪里？

在这方面，我们坚持这样的立场，即只有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特定国家情况下，安理会才应考虑粮食安全问题。在所有这些情势中都有合格的专家开展工作，他们可以对粮食安全支持领域当地威胁的深层原因进行客观评估，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提出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这同样适用于关于冲突情况下饥饿的各方面国际法律问题。安理会的反应应该与安理会处理的国别问题相联系进行规划和实施。顺便提一下，主席今天概述的所有四个问题都是在安理会议程上的国别领域框架内予以处理。我们愿意在现有方式和谈判平台的框架内与来自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专家进行更积极的合作。

关于对粮食安全方面威胁的人道主义反应，我们要感谢在尼日利亚、索马里、南苏丹和也门采取措施预防饥饿的人道主义组织。不幸的是，这些国家的局势依然紧张，并不排除去年出现的令人震惊的局面再现的可能性。我们将继续为世界粮食计划署、粮农组织及其伙伴组织的努力提供捐助支持。我们希望将始终按照大会第46/182号决议规定的人道主义原则开展其活动。

我们认为总的说来，在实践中随意解释这些原则并为短期军事和政治目的利用人道主义议程，只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对抗性言论、政治化、从而加剧数百万因长期军事冲突而受害的人们的痛苦，而那些著名的“正义和民主斗士”在助长这些冲突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关于某些国家--包括自称人道主义权利先锋的国家--的单方面制裁和经济封锁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值得多说几句。包括人道主义机构人员在内的我们所有人都熟知这种不负责任的措施可能给完全无辜的人民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会让此类步骤的实施者名声扫地。我们希望加剧人道主义局势的这些因素在我们的公开工作中会得到与所有其他问题同等的关注。

Esono Mbengono女士（赤道几内亚）（*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女士，我们很高兴在会议厅再次见到你，我们要感谢荷兰今天召开关于这样一个重要议题的会议。我还要感谢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马克·洛考克先生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大卫·比斯利先生全面介绍了世界各地冲突与饥饿之间的关系，以及为减轻这两个可怕问题给受害者造成的痛苦而正在进行的努力。

武装冲突是世界许多地区实现充足营养权的主要障碍之一，因为它们经常打断粮食生产、收获和分配的各个阶段。在非洲，16％人口的生计依赖农业，冲突可能对其国家的经济和可持续发展计划产

生灾难性影响。赤道几内亚对武装冲突中越来越多地利用饥饿深感关切。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在二十一世纪，世界人口中有11％--8.15亿人--正在遭受饥饿或饥荒，而且这些人中有一半以上的人--4.89亿人--生活在武装冲突局势中。其中有2.43亿非洲人，占非洲大陆总人口的20％。

通过实施《地平线2020》国家计划，《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我国政府正在继续努力全面消除赤道几内亚和整个非洲的饥饿。我们兄弟国家正在做出类似的努力。但是，我们次区域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帮助其中两个兄弟国家，即中非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达成和平解决冲突；在那里约有700万人受到影响，其中许多人流离失所并陷入饥饿。由于我们各国之间的边界松散，存在恐怖主义组织和武装反叛团体，它们为非法目的利用这一弱点，使情况更加复杂。

尽管非洲国家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维护和平方面取得了进展，但非洲有2.15亿饥民，并驻有联合国15个维和特派团中的8个。尽管全球各国之间的冲突减少，但内部冲突的数量正在增加，并因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体的存在和干预而更加严重。在这些情况下将饥饿和获得粮食和人道主义援助作为战争武器来利用是令人遗憾的，赤道几内亚强烈谴责这种做法。

虽然在世界上13起最严重的粮食安全危机中，有10起当中冲突是决定性因素，但它们并不一定是这种危机的原因，或不是唯一的原因。冲突本身也源自贫穷和缺乏获得食品等基本需求的机会；缺乏使各国能够在农业部门工业化等领域实现公平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机会--而这个部门支持三分之二的非洲人口；缺乏市场机会和厄尔尼诺等异常气候事件。出于这些原因，赤道几内亚鼓励国际社会巩固其努力，确保为零饥饿可持续发展目标、非洲联盟的《关于加快农业增长和转型，促进共同繁荣和改善生计的马拉博宣言》提供可持续的资金。在这方面，赤道几内亚欢迎最近加强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之间的伙伴关系的计划，以在2025年之前消除非洲的饥饿。我们还注意到赤道几内亚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已经建立了非洲团结信托基金，3000万美元的资金全部到位。

赤道几内亚赞扬人道主义人员的勇敢工作，并谴责对他们的所有攻击以及侵犯关于保护平民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我们认为，为了在冲突中切实保护确保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等最易受伤害的平民以及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安全理事会在始终尊重国家主权的同时，应加倍努力寻找方法通过对话解决冲突并维护国际人道主义法。

最后，赤道几内亚赞同2017年8月9日关于这个专题的主席声明（S/PRST/2017/14）的建议。我们鼓励联合国各机构，特别是那些致力于人道主义工作和发展合作的机构，以帮助防止冲突并维持冲突后的和平，与彼此并与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各国更密切地合作，找到可持续解决方案。

我们呼吁国际公众舆论以及私营、企业和学术界继续寻求解决食品浪费问题。2015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题为《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的报告指出，发达国家粮食浪费减少25％将足敷全世界遭受饥饿的8.7亿人口的需求。让我们开始工作。

埃克尔斯·柯里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卡格部长，我谨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并召集这次重要会议。我还要感谢洛考克副秘书长和比斯利执行主任一向深刻和尖锐的发言。我们赞赏他们对安理会工作的持续贡献。

饥饿与武装冲突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否认的。世界上大多数饥饿的人今天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这意味着人们不是因为干旱或自然灾害而挨饿，而是因为冲突阻碍了将粮食运送到那些急切需要它的人。这是一场人为的粮食安全危机。

饥饿和战区迅速形成恶性循环。今天太多冲突所存在的顽固暴力现象驱使无数平民离开他们的家园、田地和生计。战斗人员阻止粮食送达有需要的人，或摧毁市场和分配粮食所需的基础设施。这一

波饥饿浪潮迫使更多的人逃离家园，他们经常跨越国界寻找养活亲人的方式，抑或是拿起武器来反击使他们挨饿的力量。战况愈演愈烈，然后有更多的人挨饿。因此，冲突导致饥饿，而饥饿又带来更多冲突。这个循环是毁灭性的，但因为饥饿和冲突是人为危机，我们有力量解决它。我们安全理事会与联合国所有负责任的成员国一道，可以采取行动不让平民挨饿。最起码，我们必须要求结束中世纪和野蛮的围困策略，任意拒绝人道主义准入以及违反国际法、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攻击。这些侵犯行为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之间的联系也是不可否认的，对安理会也是同样适切的议题。

在南苏丹，去年的情况登峰造极，以致在该国的某些地区宣布发生饥荒。南苏丹政府和其他武装团体阻止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向平民运送拯救生命的援助。多年来，来自各方的战斗人员屠杀和掠夺牲畜，他们袭击并杀害离开国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寻找食物的妇女和儿童。害怕被杀害的平民选择躲在沼泽地里，仅食植物为生，以免被武装团体杀害。尽管我们去年在南苏丹勉强设法避免了饥荒，但是对未来一年的预测却已恶化。只要各方继续不顾南苏丹人民的基本福利或基本人权，饥荒的威胁就会继续存在。

在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及其支持者无情地利用围困和饥饿来打击反对派地区的平民。多年来，该政权甚至不允许——包括现在也是如此——向被围困地区的数十万平民运送最基本的粮食援助，公然无视关于冲突的第2401（2018）号决议。安理会详细讲述了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的行动，我们不必在此重复所有细节。但正如我们在东古塔所看到的那样，尽管安理会要求停火，该政权决定切断食品和药品的运送，并对生活在那里的近40万人发动全面攻击。断绝东古塔人的粮食是阿萨德政权战略的关键部分。这是一种野蛮的策略，任何负责任的安理会成员都必须站出来谴责。我们不会停止努力，让阿萨德和他的支持者为试图以饥饿迫叙利亚人民屈服承担责任。

按饥民人数算，也门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安全紧急情况。冲突与饥饿之间的联系再次显而易见。战火重创也门的经济，这意味着也门不能为本国人民输入足够的粮食。也门粮食90%依赖进口，所以这种混乱引起了战争，很快导致一场毁灭性的饥饿危机。

毫无疑问，所有各方必须允许不受阻碍的人道主义准入，以帮助缓解这些需求。但对于也门来说，人道主义援助还不够。像世界粮食计划署这样的机构也不能独自解决也门的饥饿问题。我们还需要保护对拯救生命的商业粮食进口的支持和流动。如果我们改善人道主义准入并便利进口，我们就可以开始解决也门的紧迫需求。这就是美国支持向荷台达港运送移动式吊车的原因，也是我们继续推动联合国也门核查和视察机制工作的原因。美国欢迎沙特阿拉伯最近承诺扩大人道主义和商业货物的运送。我们期待着它们与人道主义合作伙伴发展的计划，并鼓励迅速扩大准入。

乍得湖流域的饥饿和冲突也是关联的。博科哈拉姆和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西非分支机构的恐怖行为已经摧毁了整个地区的各个社区。他们持续不断的恐怖活动延长了人道主义危机，使数百万人长期流离失所，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以及真正的饥荒威胁。美国继续与尼日利亚及其邻国密切合作，一劳永逸地击败西非的博科哈拉姆和伊斯兰国。但我们需要确保这场斗争不会加剧平民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因此，我们敦促尼日利亚和乍得湖流域其他政府加强与人道主义机构的合作。

对危机的成功回应取决于对整个地区各个有需要社区的准入。我们再次呼吁该区域各国政府尽其所能帮助取得和保持这种准入。他们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通过恢复整个地区的合法政府，并向该地区的人民保证他们在本国社区拥有公正和安全的未来，来加强基层对国际人道主义反应的支持。为了呼应我们的埃塞俄比亚朋友，这意味着安理会需要采取更认真的方式来对待预防冲突和预防性外交，而不是等到局势达到全面紧急状况时才采取行动。

当冲突是许多粮食不安全地区的共性问题时，这个问题必须列入安理会的议程。每次冲突的具体情况可能不同，但我们必须承认，视而不见或侵犯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往往是这些冲突的根源。如果安理会要履行其职责，我们就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原则地坚决要求冲突不应成为使饥饿常态化的借口，而防止这种冲突应该是我们的最高目标。

特梅诺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首先，哈萨克斯坦代表团谨感谢荷兰王国召集今天的通报。卡格部长，我们特别高兴地看到你主持今天的会议。我们还要感谢副秘书长马克·洛考克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比斯利先生就冲突和饥饿造成的苦难的严峻而痛苦的现实作了非常有见地的通报。

我们今天听到的统计数字令人震惊，应该唤醒我们的良知，因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以来最糟糕的粮食安全危机。在长期下降后，世界饥饿看来再次上升，导致饥荒再现。

根据昨天发布的最新版《全球粮食危机报告》，绝大多数长期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人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2017年粮食不安全的人数增加了11%，主要原因是爆发新的冲突或冲突加剧，加上发生干旱和水灾。武装冲突和暴力持续不断，阻碍了民众的生计和进入市场的机会，造成大批人口流离失所，气候变化也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现象。此外，失业、贫困、不发达、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使用土地和水及开发自然资源等现象，显然都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不安全现象普遍存在的可能性。我们对此表示了严重关切，但我们不应该仅仅是表示声援，而要立即采用下列可行的战略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要应对粮食不安全和饥饿问题，显然需要加强政治解决办法与长期发展战略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在冲突地区实施发展计划，包括对农村发展和农业、自然资源管理和社会保护作出重大投资，加强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

第二，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开展预防性外交和预防冲突方面的能力，并执行秘书长关于建设和平与维持和平的报告（S/2018/43）中提出的建议，解决冲突局势。我们不应当穷于应对各种危机，而应当大大增加对预防的投入。安全理事会去年8月通过了一项主席声明（S/PRST/2017/14），强调了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其中重申安理会致力于与秘书长合作，寻求一切可能的途径来结束冲突，包括以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式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

第三，至关重要的是，秘书长和秘书处应利用现有的报告机制和其他途径，向安全理事会通报令人担忧的严重粮食不安全和饥饿情势。由于秘书长2017年2月发出预警以及各方迅速采取人道主义应对措施，在也门、南苏丹、索马里和尼日利亚东北地区避免了饥荒。

第四，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内部以及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和金融组织之间的协调，以全面和可持续的方式解决当下的需求、恢复阶段、长期发展和保持和平等问题。所有这些机构都有不同的工具和专业知识，应当以互补的方式加以利用，以期实现理想的成果。

第五，我们不仅需要自己遵守、还要确保他人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要提供全面、迅速和畅通的人道主义准入。整个联合国系统，特别是其维和特派团和国家工作队都应该参与这一进程，而且要与政府和武装团体作出共同努力。我们还应该寻求有影响力的邻国以及捐助方、合作伙伴的支持，最重要的是，还要寻求民间社会和当地居民的支持，争取他们及时进行干预。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能容忍以“一切照常”的态度来处理粮食不安全和饥饿现象。国际社会若要到2030年实现一个没有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世界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就必须紧急作出集体努力。

吴海涛先生（中国）：主席女士，中方欢迎你来纽约主持此次公开会。感谢洛科克副秘书长、世界粮食计划署比斯利执行干事所作的通报。

一段时间以来，部分非洲和西亚国家和地区受到干旱、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遭遇严重饥荒。帮助有关国家应对和解决饥荒问题有助于从根源上消弭战乱和冲突。联合国及世界粮食计划署等相关机构为缓解灾情做出大量努力，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国际社会应继续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提供帮助。

第一，要推进包容、普惠、平衡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是解决各类全球性问题的根本之策。联合国系统要发挥协调推动作用，切实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消除贫困与饥饿等目标作为首要任务，继续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努力的投入。要树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妥善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实现发展。

第二，应加大地区热点问题解决力度，帮助冲突地区早日实现和平与稳定，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应加大政治解决有关热点的紧迫感，根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协助有关冲突国家推进和平进程及民族和解，通过对话协商等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共建共享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为实现共同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第三，联合国各机构应各司其职，加强分工合作。安理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应当重点帮助相关国家和地区应对和平与安全问题。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人道机构应及时响应会员国的需要，积极开展粮食援助和其他人道救助活动。要充分发挥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优势和作用，推动国际社会形成解决饥荒问题的合力。

中方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为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发挥着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同时，中国积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与饥饿。2017年，中国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通过多双边渠道向非洲、亚洲等38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了多批次、不间断的紧急粮食援助，向世界粮食署等国际组织捐助实施各类援助项目150个，有效缓解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灾情。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做出贡献。

弗罗内茨卡女士（波兰）（*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马克•洛科克先生和大卫•比斯利先生非常全面的通报。我还要祝贺荷兰作为粮食和营养安全问题之友小组的财务干事倡议就冲突和饥饿问题展开一系列讨论。我们需要继续开展这一辩论，并在各种相关的国际论坛上提出冲突与饥饿相互关联的问题。

我想引用南非的一句谚语："富庶不会蔓延；饥荒会蔓延"。事实上，我们正看到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20多年来饥饿人数曾逐渐减少，现在正在却再度上升。此外，据估计，粮食安全状况将进一步恶化，威胁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即到2030年消除饥饿。

非洲和中东地区的饥荒问题尤其严重。我们尤其注意到南苏丹、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尼日利亚（特别是其东北地区）、马里、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的局势在日益恶化。饥饿、营养不良和粮食不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突的结果。这些情况日趋严重，而且与饥荒和粮食危机密切相关。冲突和饥饿彼此强化。世界绝大多数营养不良的人生活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全球13个主要粮食危机中有10个是由冲突引起的。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中，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那里的生计主要依靠农业，土地和牲畜是两个关键的农业资产。

在冲突持续不断的地区，饥饿和营养不足会更加严重。另一方面，粮食不安全本身可能引发暴力和不稳定，特别是在以不平等和机构脆弱为特点的冲突地区。冲突与饥饿之间的联系非常复杂，因此需要采取全面应对措施与合作。根据2017年8月发表

的安理会主席声明（S / PRST / 2017/14），波兰坚定地致力于与秘书长合作，寻求一切可能的途径来结束冲突，包括以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式解决其根源问题。我们相信，为了确保安全理事会尽早采取行动，我们需要一个关于粮食不安全和饥饿以及不断加深的冲突升级的预警信息系统。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食物的获取。我们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并确保他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在讨论不断恶化的局势如叙利亚时，这一点极为重要。获得充足食物或食物权是一项核心人权，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我们应该推动更好地落实；　在这方面，我们对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另一个问题是，对于那些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将粮食不安全和饥饿作为作战方法，或袭击食品生产工厂或摧毁农田的国家或武装冲突方以及个人，要追究其责任。必须调查这种违犯行径并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最后，我再次感谢荷兰召开这次会议，并重申波兰承诺继续努力减少全球的冲突和饥饿。

盖冈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你召集这次安全理事会会议，讨论饥饿与冲突之间的关系。我也要感谢马克•洛科克和大卫•比斯利的通报。

2017年2月，秘书长首次向我们发出警报，提请我们注意非洲和也门处于饥荒边缘的近2000万人的悲惨人道主义状况。他明确指出：武装冲突是这些人道主义灾难的共同点，也是其主要原因。根据这一呼吁，法国与世界银行于去年6月采取了一项举措，组织一次阿里亚办法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世界银行的承诺值得赞扬，此外，还有若干会员国也参与了我们的这项工作，目的是由安理会开始审议这个问题。在这些交流的基础上，我们去年夏天通过了一项主席声明（S / PRST / 2017/14），然后于10月听取了秘书长的通报（见S / PV.8080）。六个月后，我们再次开会以确定安理会可以设想的具体措施，这很重要。

已经强调了一些重要因素，因此，我将重点阐述三点：观点、提醒和达成具体解决方案的几条途径。

首先，饥荒常常与武装冲突有关，这一点已有证明和记录，武装冲突要么是饥荒的主要原因，要么极大地加剧了饥荒的程度。南苏丹、也门、索马里、缅甸和尼日利亚东北部的人道主义局势就是这一联系的悲哀反映。全世界60％遭受粮食不安全的人生活在冲突地区。

持久干旱可能是一个主要原因。例如在东非，情况就是如此，在受高度粮食不安全影响的国家，干旱导致收成减少。联合国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报告十分明确，我们的通报者也清楚、强烈地提醒我们注意。冲突仍然是导致饥荒风险的主要原因，引发了恶性循环：冲突增加了粮食不安全，粮食不安全进而又加剧了暴力。平民是粮食不安全和武装冲突这一恶性循环的主要受害者。人们的生计往往是暴力的直接攻击目标。民用基础设施、援助车队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也成为攻击目标。

也门目睹了人道主义援助自由、迅速、持续抵达平民的各种障碍，其数目之多，令人震惊。法国重申需要所有港口和机场向人道主义援助和商业进口开放，以减轻也门人民的痛苦。

饥饿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马克 •洛科克和大卫 •比斯利所强调的那样，它甚至可能是一种蓄意战略的结果。在饥饿普遍的地区，武装团体使用食物作为的招募工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回顾说，在缅甸，自2017年8月以来，对罗兴亚少数民族的种族清洗迫使超过670 000人逃离该国，这种现象今天仍在继续。目前新的情况是，它现在包括蓄意造成饥饿、剥夺获得基本服务和破坏生产资料。我们谴责这些不可容忍的侵权行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行为。

伊拉克尼尼微省是该国的一个农业中心，在那里，达伊沙在被赶出之前摧毁了90％以上的灌溉基础设施，致使粮食不安全局势的解决推迟了数月，甚至数年。在叙利亚土地最肥沃的地区之一东古塔，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一直在使用同样的方法，轰炸民用基础设施，围困整个城市，使人民挨饿。

对平民使用饥荒作为战争武器，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甚至可能构成战争罪。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是，要对作为这些人道主义悲剧之核心的各种冲突达成持久解决办法。这是我们的集体责任，安理会责无旁贷。

其次，鉴于上述情况，法律提醒是必要的：即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必须受到谴责，不能有罪不罚。人道主义准入必须要安全、全面、畅通无阻，这一点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然而情况远非如此。在也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叙利亚，还有南苏丹和索马里，繁文缛节和与安全有关的各种障碍不仅阻止将人道主义援助送达有需要的人，而且也阻止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开展工作。人道主义工作者本身也正在成为攻击目标。

在这方面，必须优先保护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2017年10月，秘书长提醒我们注意暴力侵害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事件有增加的趋势。2017年头10个月，人道主义工作者遭到了130多起袭击，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让我们直言不讳：这些袭击是战争罪，决不能不受惩罚。医疗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在冲突中心救死扶伤。他们作出奉献，我们则必须相应地采取行动。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法国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去年10月提出了一项政治宣言，以保护冲突地区的医务人员，迄今已得到13个国家的支持;法国呼吁所有会员国加入这一倡议。除此之外，我们希望努力在这方面更好地保护人道主义工作人员，昨天，勒德里昂部长在国家人道主义会议期间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乌尔苏拉•米勒女士参加了那次会议。

第三，在这种情况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呼吁加强保护，以改善冲突各方的行为以及民生。让我们看看安理会可为此做些什么。在索马里、尼日利亚东北部、苏丹和也门，由于长期的人道主义响应，大规模饥荒得以避免。可以采取三种行动方案。

首先，我们可以努力改进预防和预警系统，采取更有效的行动，防止发生饥饿。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监测机制中系统地纳入关于重大粮食不安全水平的数据以及关于限制民众获取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饥饿指标。例如，这些指标可以纳入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维和行动和国家报告。

其次，对保健服务和供水的投资可成为消除冲突地区饥饿战略的组成部分。在食物和人道主义危机中，由于公共服务崩溃和民众更容易得病，霍乱或麻疹等传染病是主要死亡原因。

第三，结束和防止冲突地区的饥饿需要采取多方面的协调对策并在人道主义救济和发展努力之间密切合作，这是人道主义-发展关系的一部分。

正如秘书长所说，我们有道德上的义务做得更好。安理会拥有这方面的手段。法国将继续在这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下午1时05分散会。